

文人雅事

知足常乐的诗人白居易

□ 顾农

诗人白居易的心态一直比较好,知足常乐,心平气和,得享高寿。

白居易最初进入官场在贞元十九年,职务是秘书省(或称“兰台”)校书郎,行政级别很低(正九品上),好处是相当轻松自由,大抵在家办公,一个月只需到衙门里去两次。校书郎一职的本职工作是校勘整理典籍,所以不一定要坐班,而且该职本来是储备人才而设置的,同一般的要每天处理实际事务的职事官不同。

上任不久白居易就写了一首诗送给他的诸位同事——

帝都名利场,鸡鸣无安居。独有懒慢者,日高头未梳。工拙性不同,进

退迹殊殊。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三旬两入省,因得养闲疏。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既无衣食牵,亦少人事拘。遂使少年心,日日晏晏如。勿言无知己,躁静各有徒。兰台七八人,出处与之俱。旬时阻谈笑,旦夕望轩车。谁能离校间,解带卧吾庐。窗前有竹玩,门外有酒沽。何以待君子,数竿对一壶。

诗的标题很长:《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兼寄刘十五公舆、王十一、吕二、崔八、元九、张十、李十一、刘三十二、张敦、张十仲方》。诗里说,首都是个生活节奏很快的地方,大抵需要黎明即起,但校书郎可以睡到自然醒,每月薪水一万六,衣食无忧,自己在常乐里租了一处房子,条件不错,

同事之间相处也很愉快,欢迎大家到他这里来饮酒闲谈。

宋人洪迈早就指出:“白乐天宦宦,从壮至老,凡俸禄多寡之数,悉载于诗。”白居易从来就不嫌钱少。

初入官场的白居易非常知足,情绪高涨。诗里提到的几位是他的校书郎同僚,后来各有发展,皆非等闲之辈。其中年轻的才子元稹是他毕生的挚友,年纪大一点的王起、崔玄亮等人也同诗人长期保持深厚的友谊。

被贬为江州司马是白居易一生中的低潮期,其间他在致元稹的信中说“司马之俸虽不多,量入俭用,亦可自给,身衣口食,且免求人”。那时靠他养活的有一大家人,他仍然知足常乐,心平气和。后来他走出低谷,一路

风顺水,晚年官阶甚高,生活很阔绰,自然更加心满意足。等到退休以后,收入减少了一半,于是他卖掉一些田产和旧房子,安排好养老钱,继续心情愉快地过日子,其间有诗道:“书听孙子读,汤看侍儿煎。走笔还诗债,抽衣当药钱。支分闲事了,爬背向阳眠。”一味享受老年生活的乐趣,心态平和而安详,他在《达哉乐天行》一诗中更有几句道:“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须白头昏眩。但恐此钱用不尽,即先朝露归夜泉。不日且住亦不恶,饥餐乐饮安眠。”看来他对生死也看得很通透。白居易这份知足和乐观很值得我辈退休老者借鉴学习。

(摘自《中华读书报》)

心灵深处

把日记写在报纸上

□ 何东平

从总编辑岗位退下来的头几天,非常不习惯。夜半醒来,先查手机,想着看大样,看光明网,总疑心耽误了报社的夜班。转念一想:我卸任了,看不到大样了。于是释然。

我在农村务农的时候,于一处民房的白色墙壁上,见到一首用毛笔书写的民歌,乡土气十足,对一位女社员事业上入骨的责任感状写极深:

久未见娘真想娘,
见到娘来也平常。
睡到半夜想起,
明日队里要挑塘。

挑塘,是冬季重要的农事活动,即把池塘水抽干,鱼虾捞出后,露出上等肥料——塘泥,将其一担担地挑到农田去,以备春耕。在这首民歌里,“娘”可理解为“家”,休息了,回娘家了,但意识深处还觉得对“队里”负有责任。明天就回队去,挑塘可不能耽误啊!

这种责任,现在对我来说,就是留点追求光明的记忆和体验,给今天和未来的“光明人”。

我发现,每次报纸上出了需要刊登“更正”的差错,很多事先都有征兆,那就是纸质原稿就有隐患,比如编辑或者作者自己删改原稿未顾

及上下文,等等。看得多了,我对这类隐患有特殊敏感,能做到快速发现,提前改正。我甚至熟悉原稿上全社大多数编采人员的笔迹,了解他们的行文习惯,欣赏他们的才气和性情,与他们交流起来很有针对性。

我收获了“同一战壕”式的宝贵信任。默默无闻而又天天把关的校对对我很欢迎,有疑惑愿意跟我讲。小样、原稿无错,铅字与原稿一致,校对可放行。原稿有疑点,编辑不去沟通,校对可放行也可不放行。为了消除疑点,我临下班,都要到校对科的旧沙发上坐一会儿,看一会儿原稿,议一会儿疑点,挡住了不少差错。

有重大报道,涉及重磅标题字、重铸文内关键字,我还要到印刷厂铸字科,将这个字从铅版上拔出一截来,确定无误,再用食指稳稳地摁回去。接着,告诉制版车间负责人锁版制版。每当此时,我都默默提醒自己:前面那么多人,那么多环节的劳动凝结于此,不能“铸”成大错,小错也不能有。

1987年8月18日,《光明日报》从铅印改为胶印,标志着《光明日报》长达38年铅印报纸的时代已经结束。

我再也不用以手撼铅字了。

(摘自《光明日报》)

科学新知

韦布望远镜发现极遥远星系
发出明亮的氢辐射

一个国际天文团队日前宣布,他们利用韦布望远镜观测发现一个极遥远星系光谱中出现明亮的氢辐射,而这一时期的宇宙理论上还处于“黑暗”之中。这一出乎意料的发现为认知早期宇宙以及宇宙大爆炸后的再电离过程提供了新见解。

英国剑桥大学等机构组成的团队在最新一期《自然》杂志上报告,他们通过分析韦布望远镜数据发现,这一名为JADES-GS-z13-1的极遥远星系距离宇宙大爆炸仅3.3亿年,是年龄为138亿年的宇宙“幼年”景象。

在宇宙早期,空间充满了浓厚的中性氢气体,此时恒星和星系都尚未形成,宇宙浸没在一片黑暗中,这些中性氢浓雾也会阻挡早期星系发出的紫外光。直到大爆炸后约10亿年,随着恒星的形成和氢气的电离过程完成(被称为“再电离”),这些浓雾才逐渐消散,结束了宇宙幼

年的“黑暗时代”,宇宙变得清晰透明起来,红外线、可见光等才能不受阻碍地自由穿梭在这片时空中。

然而研究人员发现,这个距离宇宙大爆炸3.3亿年的星系光谱中出现了清晰明亮的氢辐射——莱曼阿尔法辐射。这一发现完全出乎意料,因为现有理论模型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这个时期会出现如此强烈的莱曼阿尔法辐射。研究团队分析,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个星系的莱曼阿尔法辐射可能来自宇宙中最早一代恒星,这些恒星比后来的恒星更重、更热、更亮,能够更快地电离周围的氢气;另一种可能是该星系中心存在一个活跃的超大质量黑洞,其强大的能量输出导致了氢气的电离。

研究团队计划对该星系展开更深入的观测和分析,随着更多数据的获取,更多关于宇宙起源的秘密有望被揭开。

(据新华社电)

文化漫谈

警惕儿童绘本奢侈化倾向

□ 胡晨冉

绘本是当下最重要的儿童读物之一。阅读绘本对提高亲子互动质量、培养幼儿的阅读习惯、拓宽孩子的视野等具有重要作用。

绘本的前身是“小人书”,不仅配图生动、文字易懂,而且价格低廉,因此曾是很多孩子触手可及的精神食粮,影响了两三代中国人。可当下,绘本价格一路上涨,一些绘本的价格高到令人咋舌——仅有寥寥10余页,几分钟就能翻完,价格却高达上百元甚至几百元,很多宝爸宝妈直呼“买不起”。

绘本的读者主要是孩子,其中婴幼儿占大部分。这对纸张材质、制作工艺、装订方式等都提出更高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绘本的成本。一些绘本的版权从海外引进,出版社需要支付版权费,叠加翻译、本

土化改编等环节的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拉高了绘本的价格。除了这些客观因素,绘本设计制作中的奢侈化倾向,更是“天价绘本”频现的重要原因。

一些出版商为提升绘本的“高级感”,刻意在装帧设计上堆砌资源,比如有的绘本用浮雕工艺打造封面,有的绘本在纸页中嵌入进口丝绸、动植物标本,有的绘本镶上了金边,有的推出“精装绘本礼盒”,还有一些绘本与高档玩具捆绑销售……这表面看是为了把最好的给孩子,实际上将本属于教育用品的绘本变成了高端商品,让绘本滑向奢侈化。

儿童绘本的奢侈化,首先会给家长带来巨大经济压力。一本绘本上百元,看似不起眼,但孩子们的绘本阅读量很大,对普通家庭来说,会产生不小的经济负担。一些绘本内容不错,但因包装奢华导致价格过高,

很难被图书馆纳入采购名单,这也让孩子们因此失去接受优质教育内容的机会。

“天价绘本”层出不穷,也会让孩子们习惯的养成甚至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不良影响。现实中,攀比奢华绘本的风气已经在一些孩子中产生——有的孩子翻开内页立体式绘本展示“我的绘本是魔法书”,有的孩子掏出封皮烫金精装绘本跟同伴说“我的绘本比你的漂亮”,有的孩子炫耀“我的绘本中有毛绒玩偶,你们没有”。当同伴羡慕的眼神掩盖了阅读应有的乐趣,本该是知识载体的绘本,反倒成为助长孩子们虚荣心理的推手。长此以往,童真必然受到侵蚀。

奢华绘本均离不开过度包装,这会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很多家长发现,孩子对一本绘本的新鲜感往往只能维持几天,多数绘本在完成首次阅

读后便沦为书架上的摆设。另外,这类绘本几乎无法进入二次流通渠道——社区图书馆因书中嵌入的毛绒配件难以消毒清洁而拒绝接收,二手书商嫌弃立体折页在运输中易损毁而不愿回收,最终这类奢华绘本多会被当作垃圾处理。

每一本儿童绘本,都承载着为孩子打好生命底色的重任,其价值无法也不该用金钱衡量。对于儿童绘本奢侈化倾向,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我们应提高警惕。家长在给孩子选择绘本时,应注重内容而非形式和包装。出版机构应把更多精力和金钱花在故事打磨、插画设计而非烫金封面和立体折页上。更重要的是,要推动本土原创绘本发展,减少对进口绘本的依赖,以降低绘本的成本。如此,才能让儿童绘本承载起教育之光,照亮孩子们成长的道路。

(摘自《光明日报》)

美文欣赏

古寨炊烟

□ 程建华

小车沿着花亭湖的湖堤盘旋疾驰,烟云与湖水渐渐隐退,古寨就出现了。

古寨沿河而建,水皆缥碧,河底细沙粒粒可数。寨口的桥是由大条石一块块垒成的,传说是寨中胡氏先人领着五个儿子建成,因而唤作五福桥。

我踏着夕阳走进古寨。黑瓦的旧民居,石板的小路,触目皆是古朴的雕梁画栋和木头墙,不知收藏了多少岁月与故事。

行走进,天陡然暗了,古寨里远远近近升起了炊烟。炊烟是村庄上

空另类的云朵,我循着炊烟走进一个院子,见几名妇女正在厨房里忙活,锅已被熊熊灶火烧红。一个大姐拿起段旧丝瓜瓤蘸了蘸碗里的香油,手腕一翻,已在锅里画出一个圆圈,随着“滋”一声响,瞬时香气四溢。趁滚热的香油还在锅里“发愣”,她抄起木勺,在盆里舀了半勺浆水,手腕一抖,又一声响,一个淡黄的同心圆已出现在锅里。才放木勺,一枚亮晶晶的蚌壳又被她拿到手里,蚌壳轻轻一旋,一张厚薄均匀的面饼就成形了。

做的是什么?豆粿呀!大姐嘴里笑着,手可没停。蚌壳轻轻一划,整张豆饼应手而起,被扔进一旁的竹筒箕里。竹筒箕里已叠了几十张豆粿饼。

“切成丝,晒干后炒着吃或者放在火锅里吃,都成。”大姐介绍说。

夜宿龙潭山舍古民居,我也吃上了入口软糯、越嚼越筋道的豆粿。

翌日出门,沿河而上。河水斗折蛇行,幽深无尽,两岸参差分布着一块块坡地,地里种的萝卜、白菜、大蒜、油嫩嫩、水灵灵的,各有一种姿容。

两边的山越来越高,山上的槭树、枫香、乌桕像窑火一样红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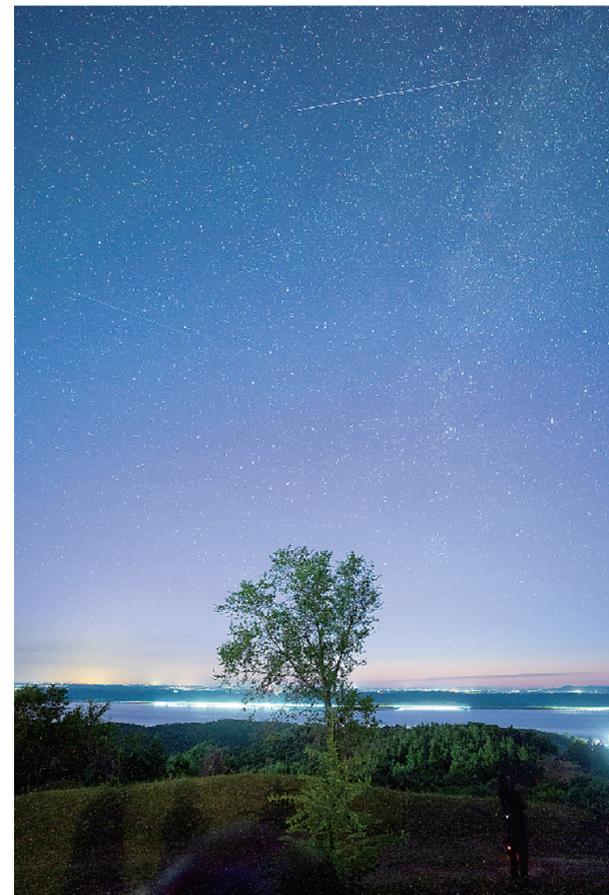
河边一户人家的门前,突然飘起一道炊烟,这道烟又黑又浓,直冲天空。走近时看见一个汉子正在烧水。屋檐下,整齐的棒子柴码得比人还高,烧水用的还是我幼时常见的水甬

子。

这汉子是古寨胡氏一世祖的后人。他对我说:“唔,你再往上走,看看我们胡氏宗祠,那才叫一个排场。”他所言不虚,我看到的胡氏宗祠和胡百万故居,内部的砖石、门窗和梁柱还保留着当年雕龙画凤、富丽堂皇的气势。不仅如此,古寨里的10余幢明清古民居,门楼、巷道、水系皆布局合理,暗合枕山、环水、面屏的风水理念。它们历经沧桑,但仍精神焕发。

胡百万故居门前有一潭,潭水如镜,深不可测,因自远山而来,其形如龙,故而这河便叫了龙潭河,这寨便叫了龙潭古寨。

(摘自《解放日报》)



夏夜的星空

李鑫 摄